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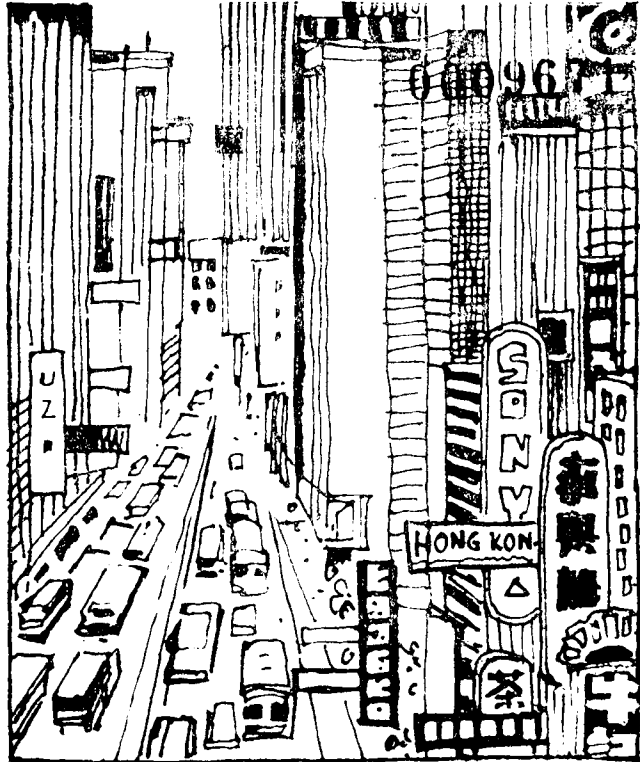
XIANGGANG
XIAOSHUOXUAN

香港小说
选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

香港小说选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香 港 小 说 选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6.75印张 400千字

1980年11月第1版

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400

书号：10173·179 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但德尔斯的一家.....	阮 朗(1)
雪.....	舒巷城(17)
链.....	刘以鬯(28)
飘.....	陶 然(33)
花红.....	李洛霞(40)
小新闻.....	吴羊璧(54)
找房子的人	
——送给 C和 C	梁秉钧(69)
十层大厦以外.....	杨柳风(79)
幸运之神.....	张 雨(86)
一个母亲的故事.....	谷 旭(106)
护士姑娘.....	双 翼(114)
恭喜发财.....	东 瑞(131)
失落的珍珠.....	连云(138)
江湖岁月.....	张君默(145)
夜宴.....	刘於斯(154)
一夜成名.....	涂陶然(165)
风满楼.....	夏 易(172)
“幸运”店东.....	白 洛(184)
鲤鱼门的雾.....	舒巷城(190)
玛丽亚最后一次旅行.....	阮 朗(198)
强者的力量.....	涂陶然(227)

再来一次航海.....	海 辛(235)
蛇牙.....	阮 朗(242)
龙须糖与热蔗.....	刘以鬯(271)
他与她.....	彦 火(278)
同行.....	黎 文(284)
广场上的单车队.....	海 辛(289)
排舞.....	黎 文(304)
染.....	阮 朗(308)
代价.....	涂陶然(324)
谋杀进行曲.....	谭秀牧(333)
生命的歧途.....	夏炎冰(343)
都市人.....	刘於斯(355)
见过三面的女人.....	西门杨(366)
晦暗	
——某港某一角落素描.....	萧 铜(370)
臭水沟.....	瞿 明(388)
银好的世界.....	漫天雪(393)
失恋.....	徐 诤(407)
丑事.....	侣 伦(414)
爱情的俯冲.....	阮 朗(426)
梦醒何处.....	涂陶然(442)
阿英.....	凌亦清(451)
湖畔.....	瞿 明(465)
顶嘴.....	双 翼(472)

名流.....	李辉英(484)
小姐的新衣.....	刘於斯(499)
波比的生日.....	舒巷城(513)
秋千.....	舒巷城(519)

但德尔斯的一家

阮 朗

当我们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妇，迁入坚道^①那幢陈旧的洋楼时，第一个印象就使我俩感到不安：因为一开门便冲出一股酒气，紧接着出现一个啤酒桶似的外国人，他高大肥胖，约摸五十岁光景，秃顶、衰老、疲惫，穿着一身旧西服，没精打采地蹒跚下楼，对我们这两个陌生人和行李，他那细小无神的眼睛仅仅投以一瞥，便把右臂搁向楼梯扶手，象耕牛踩上泥泞地似的，一步一步艰难地滑走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妻紧张地低声问我，“昨天从看房子一直到撕下招租红条，根本没见过这个人的影子——是个醉猫哩！”我也光顾得注意这个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忽略了我们的“包租婆”已立在门口，用歉然的目光对着我们，嘴上挂着苦涩的笑意。

“陶先生！”她边招呼边迎出来，接过妻手里簇新的小皮箱道：“陶太，你们来啦，喏！”她用下巴对着楼下一抬，这个瘦削近乎憔悴的女人说：“刚才你们看见的那个人，就是我的丈夫。”我们点了点头，发现她箱子提得很吃力。

① 坚道——香港半山的一条街。

“箱子我们自己拿。”我刚伸出手去，她已经抢着往骑楼房走，喜悦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我没事。”又说：“只要相处得好，便是好邻居。”她放下箱子，撩撩头发，又到门口搬包袱，对妻说：“陶太，我丈夫在奥利佛洋行做事。”

“你歇歇吧。”妻执住了她的手，总感到难以相信，笑着问：“刚才那位真是你的先生？记得昨天看屋时，我们只看见——”妻不习惯地、开始艰难地记忆着她的姓：“‘但’、但太太和你的小孩子。”

“哦。”她一手提包袱，一手拎竹篮，勤快地帮我们安置箱笼杂物，还是用含着歉意的语气说：“我们孩子多，有三个，昨天你们看见的男孩子是老三。”

“那老大老二是女的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的视线落在我们簇新的热水瓶上，一把提起来试了试，说：“嗯，没有水，给你们去冲，厨房里有。”

“不不，”妻还没有说完，她已经拿着热水瓶走开，而且轻轻地带上了房门。

我们互相瞅了一眼，彼此交换着疑问，怕她听懂，一边忙着布置，一边用家乡话纳罕地交谈道：“这个地方真有点儿怪。”妻说：“我们要小心才行，不过房东太太不象个讨厌的人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我说，“不象对我们有什么恶意，这一点可以放心，亲亲。”我加上几句：“她的丈夫相当苍老，她自己——你也看见的，很憔悴；而昨天我们看见的那个老三，脸色也不大正常；今天她说孩子上学去了，否则也会帮个小忙。”我停止了搬搬摆摆，抽了口烟说：“我的直觉是：她家的景况本来不错，在这地段能有这么一幢房子，当年大概很有几个子儿。如今景况差了，瞧刚才那个‘醉猫’，说不定吃喝——”我咽下了半句话，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因此只得把独家住的房子腾出骑楼房来

租出去，不收顶手，付一个月押金，每个月增加千几百元收入。”我低声地，“这一类旧房子，月租顶多千几元，如非不得已，谁也不愿意分租，一家住有多舒服！”

妻边整理边听我说，这时顺手在箱子角落里抛出一包东西道：“你把破袜子也带来了，不是说送给学校的看门老王？”

“忙着找房子，忘啦！”我已经挂起结婚照，左顾右盼了一番，喜悦地对她说：“我们最怕这一套，买这个、添那个的，如今他们连家具出租，东西是旧了点，但都很结实。”我指指点点，“沙发茶几写字台，床铺衣柜床头柜，真是‘应有尽有’啦！——对，咱们来一个粉刷！”

妻撩撩头发摇手道：“不不，到寒假再说吧，现在哪有工夫忙这个？”她环顾四周，说：“而且他们也弄得相当干净——把你这个包儿先塞到衣柜里去，哥！”

我正想轻松地在“新房”里吻吻我的妻子，因为总算把两人的“家”安顿下来了，很高兴，但门上忽地响起“笃笃笃”三下轻微的敲门声，接着“包租婆”捧着重甸甸的热水瓶进来了，喜孜孜地说：“来来，陶先生，陶太，请喝水，如果要咖啡，我那边有。”

“不不，”妻搓搓手，忙不迭谢道，“有水就行了，我们不大喝咖啡。”她感到不能不同这个罕见的、热心的包租婆聊几句，便要她坐下，问她：“但太太大概是个华侨，是从新加坡、马尼拉回来的吗？”

“不不，”她眼睛里流露着惊讶而苦涩的光芒，指指衣服道，“你见我穿的是西式衫裙，孩子也是这种打扮，因此以为我们是从外洋回来的吗？”她叹了口气，“那是没有办法，谁叫我嫁给这么一个醉猫嘛！——我根本连香港都没离开过——不不，我一来香港便没离开过。”

妻便安慰她道：“你同但先生已经结婚多年，孩子也有了三个，只要两口子彼此体谅，好好过日子，总有机会出去走走，但太不必难过。”因为她发现这位好心肠的二房东，已经在当着我们新房客抹眼泪了。

而且我们夫妇深切地感到：这位瘦削的中年包租婆，丝毫没有“深水埗包租二姑”①一丁点儿相似的地方。她是这样善良，善良到近乎懦弱。大大的眼珠，密密的皱纹，并不浓郁地，象一般嫁给洋人的女子一样，既画浓眉，又涂唇膏。她十根手指上的玫瑰色指甲油略嫌褪色，眸子里似乎永远进射着幽怨的光芒，有如晶莹的彩色玻璃球儿蒙上了一层尘埃，纵然灰暗，但还可以想象她昔日的神采，是这样美丽、娇小和活泼。

特别使我们深深地感到的是：这位善良的包租人，她似乎已经很久很久没开过口、没说过话了。她心头压积的、想吐露——不，甚至是想倾诉的话太多了，她老是主动地和我俩说话，犹似“他乡遇故知”。

“我们结婚十几年，”她果然又开了口，“还是第一次把房子分租。”她补充：“如果招呼不周到，请原谅。”边说边垂下了头，抚弄着她绣有一架大风车的围裙。

“但太，”妻问：“你先生的大名是？”

“但德尔斯。”

“但德尔斯？”我诧异道，“这不象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。”我问妻：“阿芳，你是英语教师，‘但德尔斯’该是——”

见妻的眉头倏地一皱，但太连忙说：“陶太，别为这个伤脑筋了，他不是英国人，也不是法国、美国、德国、葡萄牙人——他是荷兰人。”又说：“可是有好几十年没回过荷兰了。”

① 深水埗是九龙人口密度颇大的地区，一般人这样说，意味到对某些二房东的反感。

我俩轻轻地叹了口气道：“呵，荷兰人。”

“他来香港十几年了，”但太道，“学会了英语，也只学会了英语，会说会听，”她摇头：“就是写不好。”她苦笑，“他不学广东话，他不肯学。”

妻笑道：“也许广东话难学。”她问她：“但太是广东人，姓什么？不会也姓‘但’吧？”

“我是中山县人。”她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“可是也没回去过，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广州住过几个月，什么都记不起了，我是在香港长大的，我姓‘孙’，不姓‘但’，叫孙菊芳。”她苦笑笑，“可是他从来不管我姓什么叫什么，他管我叫艾莲娜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”

妻不太自然地笑道：“反正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。”她在心头重复着：“艾莲娜，艾莲娜。”

但太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多好啊！两个人在一个学校教书，有说有笑，有商有量，不象我。”她长长地透了口气，眼睛都红了。可是发现新房客是这样惊愕时，便起立道：“你们刚搬来，休息一下吧，不打扰了。”我反而感到有点窘，搓搓手道：“但太，咳，你们这里真好，很静，嗯，环境也不错。”

但太已经走到门口，欲言又止地，终于鼓起勇气说：“陶先生，陶太，请原谅，我们这里白天还静，可是一到晚上，他回来了，就、就——”

妻忙说：“没有关系的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朋友来打扰你们的。”

“不不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没有朋友，他从来不带朋友回家，也不许我有朋友，当然也不许孩子们有朋友。”她垂下头。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一天到晚酗酒，有时候——”她似乎要哭出声来，“有时候酒灌多了，会做出不雅的事情来，孩子又多，那时光，

请多多原谅，多多原谅……”

我一心一意想使她放心，便说：“孩子不算多，三个嘛，我们也喜欢孩子的，我们将来也要生——起码三个！”

妻瞪了我一眼，对但太说：“但太，你放心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做一个主妇，带大三个孩子，再管一份家务，真不容易。你真是一个能干的人。你年纪还轻咧，你比你先生要小好几岁吧？应该高兴起来，别难过，管家务不是容易的，谁要是笑你这个，你就交给他管管看！”

但太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，只能给人家——妻立刻截住她的话道：“我们都在说你能干、‘有用’！但太，只有一天到晚不做事、不操心的人才是没用的人，不管他是男是女，是随便哪一国的人。”

但太忧郁的眸子忽地迸射光彩，迈开几步奔到妻身边，握着她的手，象和亲人久别重逢似的激动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你，你真好。陶太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妹妹，就好了。你不知道我有多闷，嫁给他，就象断了六亲一样。你瞧我象什么？我把我自己看作一个犯人，给关在叫做‘家庭’的牢里……”说着说着又想哭，顺手拉起围裙抹了抹眼睛道：“你瞧我多可笑，认识不久，就当着你们……”妻挽着她胳膊说：“但太别难过，家庭主妇都有苦闷，这怪不得谁，没有人给我们做饭带孩子，当然只能自己辛苦点。”她低声地，“将来我如果有了孩子，一定比不上你，你真行，一个人弄一个家庭……”

“不不，”但太说，“不光是为了这个，我这个家庭主妇很苦——太苦。”她说不下去了，叹了口气告辞道：“我该做晚饭，孩子们快放学了。”说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“但德尔斯先生，”我纳闷地说，“他在干什么呢？刚才瞧他的模样，好象很霉。”妻说：“又管闲事，快快收拾，好吃饭

去，我早饿了。吃完饭赶回来，把书架、桌子布置好，冲个凉就睡觉，明天一清早就得上课。”

.....

当夜，我俩为了表示新房客的礼貌，趁那位但德尔斯先生还没回家，便到古老而整洁的客厅里，同但太和她的三个孩子闲聊。三个孩子都在一家教会学校，都长着一头乌亮的黑发，淡绿的眸子，脸儿白白，鼻子高高，一望而知是混血儿，但都能说一口流畅的广东话。

“我让孩子们说中国话，”但太边打毛衣边说，“只有当他们的爸爸，大家才说英语，否则要挨骂。”小儿子这时把头一抬，用手里的彩色铅笔划了一道弧线，说：“爹地哪，他象头野猪！”第二个女儿正在做算术，这当儿把头一扭，耸耸鼻子笑道：

“不！爹地象一头大笨象——也不，大笨象很驯良，爹地一点儿也不驯良。”她扭回头去又扭过头来：“我不喜欢爹地，喜欢大笨象！”做母亲的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，便说：“做功课，少乱说。”

在新房客心目中，大女儿虽然没说一句话，但她的忧郁和冷漠，显然已“说”过很多的话了。

“艾荔珈！”作母亲的说，“陶太也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她和她先生一样，在H中学教书，两个人一早去，一晚回。”边说边为客人斟茶。

一小时来，始终在默默地看书的艾荔珈于是放下了那本沉重的《圣经》，羞怯地凝视着我的妻子。她那忧郁的眸子倏地明亮起来，以一个十六、七岁少女的矜持朝她点了点头。妻笑道：“艾荔珈，你真美！从内心到外形都一样美。我看到你帮妈妈做饭，照料弟弟妹妹，又看见你这样用功，自己做功课，又帮弟弟妹妹做功课。”

艾荔珈突地笑容消失，慢慢地垂下头来，长发跟着覆盖前额，她的手指在《圣经》乌亮的封面上重重地划了几道，噙着一泡泪水道：“不，陶太，我的命运很苦，美丽对我没有用。”

“艾荔珈！”但太吃惊道，“你！——”

艾荔珈略一思索，把书本一合，那举止神态，好象她的年纪一下子已增加了二十岁。她沉下脸来对两个小的说：“到卧室里去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好听的。”于是两个小的乖乖地收拾起书包，悄悄地，朝客人伸伸舌头，做了个“鬼脸”，走了。

“艾荔珈有办法，”妻道，“是象个大姊姊。”但她夸奖的人并没有听见，艾荔珈显然在强自抑压的激动里，她的声音哀恹，问她母亲道：

“妈咪，陶先生和陶太，知道爹地的为人吗？”

但太有点紧张，却镇静地说：“他们知道爹地在奥利佛洋行做事。”她一顿，“还有，他们一定知道他喜欢喝酒。”又一顿，“还有，或许知道他很容易发脾气、吵架。”

我又开始困窘，忙说：“艾荔珈，我们是新房客，对你们一家都很尊敬。”

但太刚对我说了句：“谢谢你，陶先生——”艾荔珈已经站了起来，有点愤激地说：“陶先生，陶太，我赞成你们对妈咪尊敬——不不，我是说，应该可怜我妈咪，可是不应该尊敬爹地，也值不得可怜爹地！”

“艾荔珈！”作母亲的流泪道，“我的女儿，看在主的份上，别对你爹地太难堪吧！”

“不！”艾荔珈眸子里蕴藏着一团火，“爹地时常告诉我们，他在印尼时有多神气！他是大工头，又是什么大军官，随随便便打人杀人，欺侮印尼女人，喝酒赌钱……”她透口气，“荷兰退出印尼时，他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。打死了他的长官，

因此也不想到西伊里安去，他怕报复，于是带着作孽钱，到香港来了。”

“艾荔珈！”但太嗓门提高，发抖道，“看在主的份上，你别——这些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，都是过去的事啦！”

我们夫妇俩相顾愕然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听艾荔珈更加愤激的声音在说：“不！妈咪！”她的声音也在发抖，“时间是过去了，爹地的脾气可没有‘过去’，他一年到头、一天到晚在回忆着他的‘好日子’，憧憬着他的‘好日子’，几乎想疯了！实在得不到，”她哭了，“便拿你出气，拿我们出气……”

“可怜的但德尔斯，可怜的艾荔珈。”但太抹抹眼泪道，“你们三个成年挨打挨骂，有时候我也——这都是你爹地心情不好的缘故呵！……”

艾荔珈伤心地哭了，她说：“妈咪，你该记得，上星期二，我拿了几件替换衣衫，一个人想到广州找外婆和舅舅，我宁愿和从未见过面的外婆和舅舅在一起，也不想和爹地生活下去了——”她母亲说，“艾荔珈，我的好女儿！你外婆和舅舅一定喜欢你的，只是你生长一副外国人样儿，过罗湖要护照……”

“呵，”我说，“艾荔珈去找过外婆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但太忙不迭替她答复道，“我娘家年年有信来，我——”她咽了口唾沫，“艾荔珈心情不好，上星期她不别而行，去找外婆，可是快到罗湖时，警察问她要出境护照，她没有，便给挡回来了。还警告她，如果她再不懂得办手续，他们就会通知荷兰领事馆……”但太苦涩地说：“这件事一直没让她爹地知道，否则又一顿打。”

“妈咪！”艾荔珈恨恨地说，“凭主的荣誉，我不说谎！陶先生，陶太，妈咪，造成我上一次的出走，原因是很多的，促成我这样马上去做的……”她哀痛地哭，“妈咪，我宁愿挨他的骂，

挨他的打，如果仅仅是这样，妈咪呵！”她哭得一头伏在桌子上。

“艾荔珈！”但太听出了女儿的弦外之音，吃惊地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说，我可怜的女儿，请你快说！”

艾荔珈抹抹眼泪，说：“在我出走之前三天……”

“嗯？”作母亲的紧张地问，“你说。”

“我睡了，”艾荔珈倾诉道，“半夜，有人到我床前……他揭我的毯子，他的手……”

大伙儿紧张起来，但太目瞪口呆，有如囚徒聆听法官判决死刑似的。

“——是爹地！”艾荔珈最后从牙缝里一字一字地迸发出来道，“是他！”接着头一低，泪水大颗大颗落在她面前的耶稣像上。

“主呵！”但太双手掩面，瘫软在陈旧的旋转椅里，这使他俩更加困窘。但太倏地起立，嘴角哆嗦，对俩人说了声：“真对不起……”又颤抖着对女儿说：“艾、艾荔珈，今夜我睡到你房里，这个人喝醉了酒，真是象魔鬼似的。”她扑向女儿，号哭道：

“可怜的艾荔珈呵！”母女俩抱住了大哭，又不敢尽情痛哭，哭到几乎窒息。我同妻子因为经常使用粉笔，都习惯搓手，如今更是急得只有搓手的份儿。正在不知该怎么才好，突地艾荔珈推开但太，对俩人说：

“陶先生、陶太，请、请原谅……今天我敢当你们两位说这个，原因是这样的，”她抹泪，“我们没有朋友，爹地不让我们有朋友。”她一顿，“而在家里，爹地便是一个古罗马的暴君，妈咪和我们三个孩子，只有受欺侮的份。”她透了一口气，“现在好了，搬进来你们两个好人，我们不再是孤独无靠的母子四个，我们也有邻人、有同住者、有支持我们的人了！”

妻一听心酸起来，忍住了夺眶而出的眼泪，说：“艾荔珈，

你真好。”她挨着她坐下，为自己抹泪，也为她抹泪道：“你有主意，有胆识，真是个好姑娘。你们全家崇拜的上帝，没有给你们带来每一个家庭所具备的安宁，也没有给你带来一个女孩子所——”她咽回去下半截话，安慰她道：“你说得对，家里多了一伙人，做家长的无论如何蛮横，他总不能不有所顾虑。”门铃在这当儿响起来，但太和艾荔珈立刻停止哭泣和倾诉，而且使劲揉眼睛，整理衣衫和头发，但太低声说：“他回来了。”又说：“他最恨我们哭泣。”

“那我们也该回去了，明天见。”我们两个匆匆回房，却忧心忡忡地，熄了灯，拉开窗幔瞧外面。

门铃一直没停过，接着是但太细声的应门：“来——啦——”“你们睡得象死猪！”但德尔斯先生从门口一直嚷到门里，“还不到十一点——呃！就偷懒！你这个下贱女人！”接着满屋子都是酒气，“呃！——”

“但德尔斯！”但太似乎在央求，“请你清醒点，我家搬来了两位房客，是一对好夫妻。”

“呃——我知道。”但德尔斯打着酒嗝说道，“两个小小的中国人，我下午离家时看见的，他们也很穷，呃——行李很少，就象我第一次离开荷兰那样，呃——可是后来我就很阔——呃！你这个婆娘没福气，在我倒霉的时候嫁给我，呃——你看不见成千成万的工人和士兵向我敬礼，呃——在印尼那些岛上——呃——他妈的我就是总督！呃——”他大声打了个酒嗝，双手叉在他妻子脖子上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我就是总督，你——呃！”

“放手！”但太道，“我要死了，但德尔斯，放手，我要死了——别忘记，我们家来了两个新房客，可不能让他们笑你没教养！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但德尔斯摇摇晃晃地把她一推，自己也陪她